

她无路可走，而你也无处可藏



LITTLE BEE  
小蜜蜂

[英] 克里斯·克里夫 著 孙张静 译

LITTLE BEE  
小蜜蜂

(英) 克里斯·克里夫 著  
孙张静 译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23-2010-06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蜜蜂 / (英) 克里夫著; 孙张静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222-06841-4

I. ①小... II. ①克... 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6841号

THE OTHER HAND(US TITLE:LITTLE BEE) by CHRIS CLEAVE

Copyright:© 2008 BY CHRIS CLEAV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COLERIDGE&WHITE LTD(RCW)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0 SHANGHAI YING TE SONG CULTURE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小蜜蜂

【英】克里斯·克里夫 著 孙张静 译

策 划：英特颂

责任编辑：马 清 钱 勇

特约编辑：刘 婧 高勤芳

责任印制：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开本	680mm×980mm 1/16
印张	16.5
字数	250千
版次	201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6841-4
定价	25.00元

经销电话：021-56550055



为躲避迫害和冲突的人提供安全的庇护之所，  
是英国为之骄傲的传统。

——《英国生活：成为公民之路》

（英国内政部，2005年）

离开移民羁押中心	003
安德鲁的葬礼	023
不属于这里的女孩	047
海滩邂逅	083
海滩上后来发生的事	121
莎拉的外遇	143
我们的未来与死亡的真相	171
十分之一的拯救	191
未完成的书稿	205
蝙蝠侠失踪	221
我的名字叫“尤杜”	231



图 11 中国美术学院附中 1980 年 10 月 10 日 大猫院 张石一



我在一个募捐箱的最下面找到了这一小瓶指甲油，上面还系着价格牌。如果我能找到捐这个小瓶子的人，我会告诉她，她用一英镑九十九便士救了我一命，因为在这个地方涂指甲油，是提醒我自己还活着的唯一活动：钢鞋头下面，我的脚趾甲上涂着鲜红的指甲油。

——小蜜蜂

## 离开移民羁押中心

大多数时候，我宁愿做英镑里的一枚硬币，也不想做一个非洲女孩。瞧见硬币人人都会高兴。也许我会在周末时来到你身边，然后又突然跑到街角商店的老板那里。我就是这样善变。不过，你也用不着难过，因为这时候你要么在嚼着肉桂小面包，要么在喝着冰凉的听装可口可乐，再也不会想起我来。我们都会很快活，就像那些萍水相逢后各奔东西的假日情侣们，忘掉彼此的名字一样。

硬币可以去往任何它觉得安全的地方。它能穿越沙漠和大海，把战争的枪炮声和战火点燃的茅草屋通通抛在身后。等到了安全而温暖的地方，它会回过回头来，冲你微微一笑，就像我姐姐妮可茹卡冲着村里的男人露出的微笑那样。那个夏天好短啊！虽说她已经是一个女孩了，但还没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那晚天黑前，妈妈把她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严肃地告诫了她一番。

当然，硬币也可以严肃起来，它能把自己伪装成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你如果是个无权无势的女孩子，那么就没有值得骄傲的本钱。你必须努力追上它，





把它揣进自己的口袋，这样它就无法自己跑到一个安全的国度去，除非把你也带上。不过英镑硬币就像足球运动员一样会玩各种花招。我看见它在被人追逐时会像蜥蜴一样弄断自己的尾巴，结果你抓住的只不过是小小的便士。而等它终于落入你手中时，它又玩起了奇妙的魔术，摇身一变，成了两张一模一样的绿色美钞。我告诉你，最后你只会落得个两手空空。

我多渴望变成一枚英镑硬币啊！硬币可以自在地跑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跑，这叫做“全球化”，这是全人类的成果。像我这样的女孩在移民局前就止步了，可一枚硬币却能冲过十字旋转门，躲开戴大檐帽的高个子里的检测仪，直接跳上机场外面候客的出租车。“您要上哪儿呢，先生？”这是西方礼仪，亲爱的，你可得快点回答哟！

你见识过英镑硬币说起话来有多得体吗？它用的可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口气。女王的头像就印在硬币上。有时我凑到硬币旁，都能看见她的嘴唇在蠕动。我把硬币举到耳朵边。她在说什么呢？“立刻将我放下，小姐，否则我要叫警卫了！”

女王用这种口气跟你说话，你认为自己敢违抗她的命令吗？我读过这样的报道，女王周围的人——甚至包括亲王和首相——发现自己的大脑还没来得及思考女王的命令是否合理，身体就立刻服从了她的指示。让我告诉你们吧，这可不是皇冠和权杖在起作用。我本人也能把王冕别在我蓬松的短发上，然后像女王一样手握权杖，可穿大头靴的警官们仍然会走过来盘问我：“这身打扮不错啊，女士，现在让我看一眼你的身份证，好吗？”不对，不是女王的皇冠和权杖使人臣服，而是她说话时使用的语法和语气在起作用，这就是大家总想模仿她说话的原因，你可以用女王皇冠上镶嵌的库利南<sup>1</sup>钻石般尖锐的语气对警官们说：“天哪，你们竟敢如此放肆？！”

我能活下来全靠我学会了女王说的标准英语。或许你会想，这有什么难的，毕竟，英语是我的祖国——尼日利亚的官方语言。没错儿，可问题是，我们在国内说的英语可比标准英语有意思多了！为了说好标准英语，我不得不忘掉母语里那些鲜活的说法。比方说，英国女王绝不可能说：“太闹心了，

<sup>1</sup> 世界上最大的宝石金刚石，1905年在南非被发现。库利南被劈开后，磨成了9粒大钻石和96粒小钻石，其中一粒大钻石被镶在英女王王冠的尖顶上。

那闺女把我的大小子整得五迷三道的才和她定了亲，傻子都知道她啥都不会捞着。”相反，女王必须说：“我已故儿媳曾利用女性魅力让王储为之着迷，并与之订婚，时人皆可预见这段婚姻不会善终。”这话听来有点让人难受，你不觉得吗？学习标准英语就像在舞会的次日清晨刮掉脚趾甲上的红色指甲油一样，你费了半天工夫，最后总还是有点儿残留，指缝里的点点红色让你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现在你明白了吧，为什么我学起标准英语来进度缓慢。另外我也有的是时间。我是在英国东南部埃塞克斯郡的一处移民羁押中心学会标准英语的，我在那儿被关了两年，时间就是我拥有的全部财富。

为什么我要不辞辛苦地学习标准英语呢？一些比我年长的女孩向我这样解释：要活下去，你必须穿着体面或者说话漂亮。外表平平或者沉默寡言的人绝不会有良好的记录。用你们的话说，他们会被遣送回国；按我们的说法，“他们会被提前送回老家”。好像你们的国家就是一场儿童聚会——美妙无比，可惜却不能长久。不过那些外表可爱的和能说会道的孩子却被留下来了，于是你们国家变得生机勃勃，更加美丽。

我要告诉你们我被放出移民羁押中心时发生的故事。羁押中心的一位警官把一张代金券放到我手上，这是一张交通费的代金券。他说我可以打电话叫出租车。我回答：“谢谢您，先生，愿上帝赐福您的生活，让快乐常驻您心中，也赐福您所钟爱的人。”警官瞟瞟天花板，好像那上面有非常有趣的东西，然后说了句：“天哪。”接着，他指了指走廊，说：“那儿有电话。”

于是，我排到等待打电话的队伍后面，寻思着，自己对羁押中心警官的感谢是不是有点过头。如果是女王，她只会简单地说句“谢谢你”就走人。当然，女王会让羁押中心的警官替她打电话叫出租车，否则她会叫人一枪崩了他，他的脑袋会立马搬家，挂在伦敦桥的栏杆上示众。这时我才意识到，在羁押中心的单间里通过读书看报学到的标准英语是一回事，而用这种英语来说话又是另一回事了。我开始埋怨自己：要是走到哪儿都犯这样的错，那可不行。假如你说起话来像个刚在船上学会英语的野蛮人，别人会挖出你的底细，然后立刻把你遣送回去，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前面排着三个要打电话的女孩。我们在同一天被释放了。那是五月的一

个星期五的早晨，外面阳光明媚。走廊虽然肮脏但闻起来挺干净，全靠漂白剂来装点门面——这是他们惯用的花招。

羁押中心的警官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报纸，不去理会我们这些女孩。报纸铺在办公桌上，不是我用来学习标准英语的那些报纸——比如《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或者《卫报》。不，这种报纸不是给你我这种人看的，报上有一张上身赤裸的白人女孩的照片。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使用的可是标准英语。可如果我要把这个场景讲给我姐姐妮可茹卡和村里的其他女孩听，我就得停下来，向她们解释“上身赤裸”不是说照片里的女孩没有上半身，而是说她的上半身什么也没穿。你明白其中的区别吗？

“等等，连奶罩都不戴吗？”

“是啊，连奶罩都不戴。”

“哇哦！”

然后，我继续讲故事，可村里的女孩们会悄悄议论，还会用手捂着脸偷偷乐。等我刚要讲那天早晨我被移民羁押中心放出来的故事时，她们又会打断我。我姐姐妮可茹卡就会说：“听她说，成吗？听听她咋说，咱们好弄明白报上的姑娘是咋回事。她准是个婊子，对吧？她夜里才跑出来游荡吧？她是不是羞得只敢瞧着地下？”

“没有，她没有羞得只敢看着地下，她在冲着镜头微笑呢。”

“啥，她敢在报纸上这样？”

“是啊。”

“那就是说，在英国在报纸上露奶子不丢人了？”

“对，不丢人。男孩们喜欢看，不觉得她们丢人。要不上身赤裸的女孩们就不会那样微笑了，你们懂吗？”

“是不是那儿的姑娘都像这样显摆奶子啊？奶子一颠一颠地四处走？难道她们在教堂、商店和大街上都是这副德行吗？”

“不是，她们只在报纸上这样。”

“要是男人们喜欢，她们自己也不嫌丢人，那为啥不随时都把奶子露出来呢？”

“我不知道。”

“你在那儿待了两年，‘到此一游小姐’，你咋不清楚这码事呢？”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在那儿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糊里糊涂的。有时我觉得连英国人自己都搞不清。”

“哇哦！”

你看，要是我不得不停下来向村子里的女孩解释每个细节的话，她们准会这样问个不停。我得解释什么是地毯，什么是漂白剂，还有半色情书刊，以及一英镑硬币外形变化的魔术。这些日常生活用品仿佛无比奇妙，我自己的故事马上会被淹没在这片大海般广阔的神秘世界里，因为你们国家仿佛汇集了万般迷人的奇迹，而相比之下，我自己的故事显得渺小而无趣。可是，要是给你们讲这个故事就容易多了，因为我可以对你们讲：“瞧瞧，我们被释放的那天早晨，羁押中心的值班警官在盯着看报纸上登的一张上身赤裸的女孩的照片。”你们一下子就能理解当时的情形了。这就是我要花两年时间学习标准英语的原因——这样，你和我之间的谈话才不会中断。

羁押中心的警官，就是看着报纸上裸女照片的那位，他个子矮小，头发黯淡无光，和星期二早晨我们吃的听装蘑菇汤的颜色差不多。他的手腕又细又白，就像是一根包了层塑料皮的电线。他穿的制服也大了点，上衣的两个肩头耸起，就像藏了只小动物在里面。我想，等他晚上脱掉制服后，那些小生灵会在灯光下直眨巴眼睛。我心想：是的，先生，假如我是你妻子，我是不会脱掉胸罩的，多谢你。

接着我又想到：先生，你为什么要盯着报纸上的女孩看，而不看看排队打电话的女孩？要是我们逃跑了怎么办？不过我很快反应过来，是他们放了我们的。在被关押了这么久之后，要理解这一点可不容易。两年了，我一直待在羁押中心。我来你们国家的时候是十四岁，可我没有任何文件能证明自己的年龄，于是，他们把我关在这个成年人羁押中心里。问题是这个地方是男女混合同样关押的。晚上他们把男人关到羁押中心的另一侧。等太阳一下山，他们就把男人们当成狼一样地锁进笼子里，但是白天男人和我们这些女人一起活动、吃饭。我觉得他们仍然很饥饿，因为他们用贪婪的眼神盯着我。年长的女孩子偷

偷告诉我：“要生存，你必须得穿得体面，或者说话漂亮。”我觉得学会说标准英语会让我更安全。

我努力使自己不招人喜欢。我拒绝洗澡，好让皮肤变得油腻腻的。我在衣服里面用一层宽宽的棉布带把胸裹起来，好让它看起来又小又平。当装满了旧衣服和鞋子的募捐箱被运来的时候，其他女孩子在里面寻找能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的衣物，而我翻遍箱子，只为找到合适的衣服把自己的身材掩盖起来。我穿的是一条松松垮垮的牛仔裤、一件男式夏威夷T恤和一双笨重的黑色靴子，钢鞋头在磨破的鞋面下闪烁。我请羁押中心的护士用医用剪刀把我的头发剪得短短的。

整整两年，我没对任何男人露出过微笑，甚至连他们的脸都不看一眼。我吓坏了。只有等到晚上，男人们都被关到另一边去之后，我才回到自己的羁押间，解开缠在胸部的棉布带，做起深呼吸。然后我会脱掉笨重的靴子，把双腿抱在胸前，下巴搁在膝盖上。每周总有一个晚上，我会坐在泡沫床垫上，往脚上涂指甲油。我在一个募捐箱的最下面找到了这一小瓶指甲油，上面还系着价格牌。如果我能找到捐这个小瓶子的人，我会告诉她，她用一英镑九十九便士救了我一命，因为在这个地方涂指甲油是提醒我自己还活着的唯一活动：钢鞋头下面，我的脚趾甲上涂着鲜红的指甲油。有时，我脱下靴子，强忍住眼泪，身体摇晃，冷得直打哆嗦。

在非洲阳光的照耀下，我姐姐妮可茹卡在万物繁衍的季节里成了一个女人。如果是炙热的阳光使她显得轻佻多情，谁又忍心责怪她呢？如果看到妈妈叫姐姐坐下来，警告她“妮可茹卡，我的宝贝，你可不许冲比你大的小子们露出那种微笑了”，谁又不会靠在她家的门柱上，宽容地笑笑呢？

而我，是在荧光灯下成为一个女人的。那是伦敦以东四十英里的一所羁押中心的地下室里。那里没有季节的更替，只有无尽的寒冷，也没有人可以让我冲他微笑。那些寒冷的日子在我内心冻结。被关在羁押中心的非洲女孩，可怜的孩子，她永远无法从那里真正地逃离。在我内心深处，她仍旧被关押在那里，永远在荧光灯下，蜷缩在绿色地毯上，下巴枕在屈起的腿上。从移民羁押中心释放出来的这个女孩，也就是现在的我，是人类的新品种。我浑身上下没

有一点自然之处，我生于——不对，是重生于——图囿。我的语言是从你们的报纸上学会的，我的衣服是你们扔掉的，我的口袋里没有英镑就不自在。如果你乐意，请想象一下吧，一个像是从《救助儿童会》杂志的广告里剪下来的、面带微笑的年轻女子，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破烂衣服——那是从你们当地超市停车场的废物回收箱里捡来的，说起话来却像是《泰晤士报》的首席专栏作家。连我自己都会走到街道的另一边，避开这样的人。的的确确，无论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的人都会赞同这一点，他们会说：“这个难民姑娘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她没有归属。”这个女孩是个半人类，是非自然结合的产物，是月亮里的一张陌生面孔。

于是我成了个无家可归的难民，十分孤独。我长得不像英国女孩，说话又不像尼日利亚女孩，这一切难道是我的错吗？算了吧，谁说英国女孩就必须拥有夏日浮云般苍白的皮肤呢？谁说尼日利亚女孩说的就是蹩脚英语，就像是英语和伊博语<sup>1</sup>在高空混合，变成雨水落到她嘴巴里，差点把她淹死，而有关鲜艳的非洲色彩和炸芭蕉滋味的有趣故事把她噎住了。她不像个讲故事的人，倒像是个被人从洪水中救出的受害者，正从肺里往外咳殖民地的脏水！

请原谅我学会了正确地使用你们的语言。我在这儿是想给你们讲个真实的故事，而不是来谈论鲜艳的非洲色彩。我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重生的公民，要向你们证实我的生活是灰色的。要是我说自己私底下喜欢吃炸芭蕉，这事就你知我知，恳求你们不要告诉别人，好吗？

那天早晨，他们把我从羁押中心放出来时归还了我所有的财产。我拿到了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装着我的全部财产：一本《柯林斯袖珍英语词典》、一双灰色短袜、一条灰色内裤、一本英国驾照——它的主人可不是我，还有一张浸过水的名片——它的主人也不是我。如果你想知道，那我可以告诉你，这两件东西的主人是一个叫做安德鲁·欧洛克的白人，我在一处海滩上遇见了他。

羁押中心的警官让我离开，我去排队打电话的时候，手里就只拿着这个小塑料袋。排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个高个子的漂亮女孩。她浑身上下都很迷人，

1 尼日利亚东南部伊博人使用的语言。

说起话来却不怎么样。我不知道，为了生存，我们中不知有谁做出了更好的选择。这个女孩拔掉了眉毛，然后用眉笔重新画好。这是她为了挽救自己的性命做出的努力。她穿着一条紫色的A字裙，上面印着粉红色的星星和月亮。她头上扎着漂亮的粉色头巾，脚穿紫色的人字拖鞋。我猜她在羁押中心一定待了很久，因为你可以想象，她不知道得翻遍多少个募捐箱才能凑齐这一身漂亮的行头。

女孩褐色的双腿上布满了白色的小伤疤。我在想，这些伤疤是不是像裙子上的星星和月亮图案一样遍布她的全身呢？我觉得那样也挺漂亮的，我恳请你们认同我的看法：伤疤绝不代表丑陋。制造伤疤的人想让我们认为它们象征着丑陋。可是你和我，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反抗，我们必须把伤疤看成是一种美，好吗？这将是我们的秘密。因为对我而言，一个伤疤并不意味着死神来临，它的含义是：我活下来了。

紧接着，我要给你们讲一些悲伤的故事。但是请用我们看待伤疤的方式来听这些故事吧。悲伤是另一种美，一个悲伤的故事意味着故事的讲述者还活着。你们知道下面她就会碰上好事，是妙不可言的好事。然后她会时来运转，她的脸上会露出微笑。

身穿紫色A字裙、双腿布满伤疤的女孩正在对电话那头的人说：“喂，出租车吗？你能接我吗……好咧，我打哪儿来的？我打牙买加来，你可得信我的话，宝贝儿……啥？噢，我这会儿在哪块儿？行，等等。”

她用一只手掩住电话听筒，扭头问排在她后面的女孩：“宝贝，这地方叫啥名儿来着？我们这会儿是在啥地方呢？”可是排在她后面的女孩只是望着她，耸了耸肩膀。这个女孩瘦瘦的，皮肤是深褐色的，绿盈盈的眼睛就像是吮掉一块果冻的糖衣后，把它对着月亮时看到的颜色。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她的美丽。

她穿着件黄色纱丽，手里和我一样拿着透明塑料袋，可里面什么也没有。起初，我认为那里面空空如也，心想：女孩，如果袋子里一无所有，你为什么要拿着它呢？我可以透过袋子看到她的纱丽，所以我认为她是拎着满满一袋子的柠檬黄，这就是她被释放时的全部财产。

我对第二个女孩有几分了解。有两个星期我和她被关在同一个房间里，可我从没有和她搭过话。她哪个国家的英语都不会说，这就是她刚才耸耸肩，又继续抱紧柠檬黄袋子的原因。于是打电话的女孩只得看看天花板，就像办公桌后面的羁押中心的警官一样。

然后手拿电话的女孩又转身朝着排在第三的女人问：“你知道我们待的这地方的名儿吗？”可是这个女人也不知道，只是呆呆站着。她穿着一件蓝色T恤、一条蓝色斜纹布牛仔裤，脚上穿着一双邓禄普绿光网球鞋。她的眼睛只盯着自己的透明塑料袋，那里面装满了各种信件和证明文件。袋子里的纸太多了，皱巴巴地挤在一堆。她只好腾出一只手来托着袋子底部，以免袋子被撑破。

这会儿我想起来了，我也了解一点这个女人的情况。她既不漂亮，也不善言辞，可是她总是能避免被提早遣送回国。这个女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她把自己的故事全都写在纸上，还得到了官方认可，在故事结尾处盖着鲜红的橡皮印章，证明她的故事“属实”。我记得她给我讲过一次自己的故事，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

那些男人来了，他们——

烧毁了我的村子……

捆起了我的女儿……

强奸了我的女儿……

带走了我的女儿……

鞭打了我的丈夫……

割掉了我的乳房……

我穿过了灌木丛……

逃了出来……

找到了一条船……

漂洋过海……

然后，他们把我关到了这里。



故事大致是这样。我在羁押中心听到的那么多故事让我有些混淆了。故事的开头都像这样：“那些男人来了，他们……”故事的结尾全部都是：“然后他们把我关到了这里”。所有故事都让人悲伤，不过，你和我对悲伤的态度已经达成了共识。这个女人——排在第三的这个女人——她的故事让她伤透了心，连自己待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个女人没有一点好奇心。

于是拿着电话听筒的女孩又问：“啥？你也不知道？你们咋不知道我们待的地儿叫啥名儿啊？”

排在第三的女人两眼只是盯着天花板，所以手拿电话的女孩也再次把目光投向天花板。我暗想，好啦，现在羁押中心的警官已经看了一次天花板，排在第三的女人也看了一次，排在第一的女孩看了两次，或许天花板上真的写着什么答案吧，或许上面有让人高兴的东西吧，或许那里写着这样的故事：

那些男人来了，他们——  
给我们带来了艳丽的裙子。  
生火的木材。  
给我们讲让人笑破肚皮的笑话。  
和我们一起喝啤酒。  
追得我们咯咯直笑。  
替我们赶走了蚊子。  
教会我们抓到一英镑硬币的办法。  
把月亮变成了奶酪。  
哦，然后，把我们带到了这里。

我看看天花板，可上面只有白色油漆和荧光灯管。

最后打电话的女孩看着我。于是我告诉她：“这地方叫布莱克山移民遣送中心。”女孩直盯着我：“你在跟我说笑话吧？”她说：“叫个啥名？”我指了指电话上方墙上钉着的一块小铁牌，女孩瞧瞧它，又看看我，说：